

「素昧平生」的筆名

今年四月二十六日，是報業先驅邵飄萍犧牲一百周年，不少地方舉辦了紀念活動。邵飄萍的筆名很有意思，叫作「素昧平生」。這既是一個成語，又可拆讀為名叫「素昧平」的「生」。

「生」是古代文人常見的稱呼，自稱或稱呼他人均可。很多文人因此也用作筆名。如《金瓶梅》的作者「蘭陵笑笑生」，《醒世姻緣傳》的作者「西周生」。

清末民國，許多作家也青睞此法。林紓翻譯《巴黎茶花女遺事》，特意取筆名「冷紅生」，曾隨小說暢銷而名重一時。胡適的筆名「自勝生」，源於《老子》「勝人者有力，自勝者強」之句。魯迅第一個筆名是「戛劍生」，意為擊劍之人。茅盾曾用筆名「P生」發表過一些關於共產主義和外國文學的譯著，「P」即Party的首字母。

鴛鴦蝴蝶派作家更是「生生」不息。比如「吳門天笑生」（包天笑）、「平江不肖生」（向遠）。張恨水本來的筆名是「愁花恨水生」，後來簡作「恨水」。徐枕亞在妻子蔡蕊珠病亡後，作《悼亡詞》一首，並改筆名「泣珠生」。但他後來又與末代狀元劉春霖女兒頻頻通信，互生情愫。張恨水小說《春明外史》裏的「余夢霞」，即影射徐枕亞。

然以上諸「生」之名，均為刻意之作。而「素昧平生」，乃是直接運用現成的四字成語，了無痕跡，別生雋永興味。新聞記者，旁觀社會百態，常常需到陌生環境，尋訪各種素昧平生的人和事。即便對於熟人，也要持某種「素昧平生」的態度，避免因私人感情影響理性判斷。此筆名亦可管窺邵飄萍的操守追求。

吳沃堯《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也有兩位「生」。以「死裏逃生」遇到「九死一生」的筆記，拉開故事大幕。這兩個名號，與「素昧平生」有相似的妙用。



瓜園

蓬山

逢周三、四、五見報

沙拉主角

在很多人眼中，沙拉就是「配角」，要麼餐前開胃，要麼減肥專屬。結論倒也沒錯，但不包括下面這款。它幾乎是從出生開始，就帶着強大氣場，直到如今，都是人們餐桌上的主角，走到哪也無需自我介紹，只要端上來，你就知道它背後是一座城市的托舉，這座城叫尼斯。

尼斯夾在阿爾卑斯山和地中海之間，歷史上數度在法國和意大利之間「橫跳」，直到一八六〇年才正式併入法國版圖。文化上的融合也精準投射到了飲食中，沙拉裏那乾脆的橄欖油香、鳳尾魚鹹鮮，都是徹頭徹尾的地中海屬性，而將所有食材混搭在一起，拒絕被定義的生命力，又帶着法式隨性。只能說，它們自始至終都在彼此成就，從來也沒有彼此辜負。

跟同類相比，尼斯沙拉屬於一眼就「出挑」的。最大特點是找不到生菜，能從別處看見的一片翠綠，在這兒統統銷聲匿跡。雖然現代版本會加入一些葉子，但在傳統視角中，綠葉可是「入侵者」。其次是「生」，關於這一點，當地美食委員會還列出了一份名單：煮熟的土豆、四季豆都屬大忌，總之除了水煮蛋，就沒有什麼是要開火完成的。

一盤當中，從熟透爆汁的番茄，到鹽漬鳳尾魚、油浸金槍魚，再到黑橄欖、洋蔥，紅的、綠的、黑的、白的，所有成員如同一幅靜物油畫，各居其位。最後淋上橄欖油、撒海鹽黑胡椒，香料都不用加就大功告成。

就是這樣一份樸素的沙拉，尼斯人捍衛它，如那不勒斯人捍衛瑪格麗特披薩。如果你吃過就知道，他們的倔強可不是師出無名，好吃無需多言。橄欖油提亮了番茄的甜，橄欖又襯托了魚肉的鮮，綿密的蛋黃包裹着陽光下的食材，可謂每一口都不會有落差。這才是地中海的風，而廚師，只不過是我們之間的橋樑。



食色

判答

逢周二、三、四見報

有個叫「艾地·道爾頓」（Ed-die Dalton）的歌手位列iTunes音樂榜單。但這位「道爾頓」其實並不存在，他的樣子、聲音和視頻都是AI生成的。看來，AI提供的文化產品，在滿足真人的需求上毫不遜色。

以前，我們總認為智能化的發展，會讓人從不想幹的活計中解放出來，有更多時間精力幹藝術創作這類「高端」的事兒。

但就目前的情況來看，機器人雖在幫我們幹掃地、洗碗等「髒活累活」，但也在「幫」我們完成寫歌、畫畫、作詩這些雅緻的事兒。而且，

如果僅從創作水平來看，AI出品比大部分人類還要高。

當然，不存在的「道爾頓」只能提供藉由文化欣賞或文化消費產生的快樂，如果誰想獲得從創作中得到的快樂，它是愛莫能助的。而後一種快樂，在今天更值得珍視。創作給予人的快樂，和創作才華沒有必然聯繫。大作家會為自己寫出了死後「墊棺作枕」的傑作而欣慰，幾歲的孩子也會在畫出了一幅只有他自己才認得出的「動物園」後欣喜若狂。只要承認創作本身即能帶給人愉悅，那麼，真人創作的意義不但難以被取代，而且會

在AI的映襯和輔助下變得更加重要。

由此還可以申發出更具顛覆性的思考。對於人類而言，以前的機器、現在的AI、未來更先進的新科技，在替代人類某項技能的同時，也是某種「喚醒」，提醒我們，人類的具身活動，不論是訴諸體力還是訴諸腦力，本就有其價值，也不該有高下之分。在物質回報可以忽略的前提下，唱一首歌，跑一會兒步，做一次大掃除，不但都能帶給人愉悅，而且其意義幾乎是等價的。

找一個實例的話，木匠活和當皇

帝，這兩項在別人看來天差地別的活動，對於明熹宗朱由校而言也許沒有區別，甚至前者的幸福感還更多一些。

當我們既能為不存在的「道爾頓」鼓掌，又能夠為自己隨意哼出的調子微笑，便進入了AI打開的自由之境。



知見錄

胡一峰

逢周一、三、五見報

作家手稿（上）

閻晶明喜歡古韻濃厚的舊紙。

在書寫工具上，有些作家習慣以鋼筆書寫，有些作家堅持毛筆書寫的傳統，還有作家如梁曉聲偏愛鉛筆創作。

在書法方面，有的作家使用流暢的行書、工整的楷書，有的作家則喜用灑脫的草書，或如莫言用古樸的隸書；有的作家習慣在方格稿紙上橫向行文，有的作家如葉兆言更喜歡於空白紙張上豎向書寫。所謂手稿見性情，有的作家書稿工整有序，有的作家如韓少功的書稿則是自在飄逸。

展覽展出的大部分作家的手稿，都會有幾處塗改的地方，但塗抹的方式並不一樣：有的塗成方塊，有的塗成長條；有的把要刪去的内容完全塗黑，根本看不出原來的內容，有的則僅是一兩道淺淺的橫線，還能看出作家最初的用字造句。

作家李洱在其文學評論集《超低空飛行》中曾談到，有些作家寫作胸有成竹，手稿乾淨利落、極少塗改，近乎一氣呵成，他自己也是習慣反覆打磨，手寫時甚至錯一字便整頁重抄。今次展出的李洱的幾頁手稿，確

實是一字未改。

作家余華有一部著名的小說《活着》，其節選手稿也亮相展覽。有意思的是，余華創作《活着》的期間恰逢搬家，因此這份手稿上留下了一枚清晰可見的手印，成為意外而獨特的印記。



伏牛山

喬苓

逢周三、四見報

長命百二歲

「長命百二歲」。

香港是近年其中一個長壽人口增長率較高的地區。以往幾年，超過一百歲的人瑞升幅逾五倍，接近一萬一千多人。前陣子我觀看了一個電視時事特輯，節目訪問了一位現在一百〇七歲的長者年叔，他的日常生活也許可以成為任何人士的借鏡。年叔熱愛運動，每天都與同住長者中心的友伴一起遊戲。他們進行的運動當然並不劇烈，但是有效促進手足協調。另外，年叔仍然經常打麻將，不單令到腦筋靈活，更可與同桌的另外三位對

手閒聊說笑，舒展身心。年叔的幼子亦已七十歲，假日便陪同年叔出外飲茶吃點心，共聚天倫。特輯展示年叔的生活十分寫意，可謂真正達到安享晚年的境界。

時事特輯另外亦分享了其他長者的生活，並且介紹了社會上不同機構對於人口老齡化推行的工作。例如大學科研團隊研究長者的血液基因，尋找延年益壽的「秘方」；社福機構組織義工隊伍探訪長者，跟進長者的日常生活和精神狀態。長壽既是人生樂事，但也為整體社會帶來挑戰。百歲

人瑞不單要身體健康，更重要是自在樂觀，未來的生活，視乎現在的準備。誠然，現實中並非每位長者都會安樂無憂。對於一些無依無靠的獨居長者，以至經濟能力欠佳而仍然為生計籌謀的老人家，實在需要社會加倍關注。



文藝中年

輕羽

逢周一、二、三見報

室內的音樂瞬間

上月的歐洲行，初次踏上丹麥國土。既然到了丹麥首都哥本哈根，則自然要去欣賞他們的「土特產」——十九世紀丹麥繪畫大師維爾赫姆·哈默修伊的畫作。這位被西方藝術史譽為「丹麥維米爾」的畫家以其灰色調的室內靜謐場景而聞名。在丹麥國家美術館和奧德羅普格園林博物館中，藏有不少幅哈默修伊的畫作。畫中的那份帶有北歐獨特光影的清冷安寧的房間，讓他的作品從他的時代中脫穎而出。本周應景地推薦一張以哈默修伊名作《有鋼琴和黑衣女子的室內，斯特蘭德嘉德大街三十號》為封面的黑膠唱片。本張於一九八一年由菲利浦唱片公司灌錄並發行的「Se-

quenza」系列唱片，收錄了二十世紀奧地利鋼琴大師阿爾弗雷德·布倫德爾獨奏的六首舒伯特《音樂瞬間》和《三首鋼琴曲》D.946。而畫中帶有鋼琴的室內場景，確實完美貼合音樂瞬間的情境。

整幅畫作以一個「五十度灰」的漸變色調呈現了一個似乎被按下暫停鍵的室內場景。在畫家位於丹麥哥本哈根的斯特蘭德嘉德大街三十號公寓中，一位身穿黑色束腰連衣裙的女子正背對觀者站在窗邊，她的身旁擺着一架鋼琴和一個小型書櫃。鋼琴鍵盤的水平線幾乎等比將畫面五五開橫切。所有人與物件的陰影都通過左上角灑下的柔光落在牆面和地面上。相



較於維米爾通過暗箱輔助來描摹方格地磚精確的視覺透視細節，哈默修伊的特別之處在於他用不同色調的灰將畫面以豐富卻克制的色彩層次呈現。他的畫面質感極其考究，在充分還原

北歐日常光影的同時，選用冷灰色調營造出室內清冷素雅的氛圍感。在二十一世紀的今天，北歐設計中的素色與極簡舉世聞名。或許哈默修伊的畫作，已經提前預判了未來室內裝潢的審美趨勢。

「碟中畫」舒伯特《六首音樂瞬間》&《三首鋼琴曲》D.946／《有鋼琴和黑衣女子的室內，斯特蘭德嘉德大街三十號》



藝加之言

王加

逢周三見報

「動物總動員奇妙夜」



四月二十三日晚，遊客在廣州海洋館觀賞海洋動物。

廣州海洋館與廣州動物園攜手打造的「動物總動員奇妙夜」夜遊活動於四月二十五日正式對外開放，遊客可在夜幕下沉浸式觀察了解動物的夜間習性與生態知識。

中新社



灣區逸趣

逢周三見報

新生

小鎮進入四月，草坪泛綠，春花初綻，鳥鳴婉轉。大樹枝頭也冒出了嫩紅、嫩綠的新芽，儘管天氣依舊陰晴不定，忽冷忽熱。冬春交替，驚喜交加，有多少希望就有多少風險。難怪基督教的復活節落在這個季節：哪怕萬物在殘酷的冬季之後迎來新生，它們依然要同未知的可怕勢力掙扎、搏鬥。

上班路上經過美國鄰居江園丁家，突然發現他家草坪上的鴨子雕塑又重現江湖：一溜四隻，白羽鴨媽媽身後跟着三隻小黃鴨。去年年初，江園丁痛失患有腦瘤的愛妻，一蹶不振。妻子在世時他精心打造的花園、草坪也雜草叢生，一派衰敗景象。他妻子從前買的鴨子雕塑橫七豎八倒在草叢裏，無人問津。每次上下班路過，我都會猜它們什麼時候會重新站起來。今年冬天過去，再見到江園丁，他理了髮，減了肥，穿着乾淨整潔的牛仔褲，精

神面貌煥然一新。親人離世的悲傷過去，生活還在繼續。他也重拾園藝愛好，很快就要開始春種了。

春季學期最忙亂、緊張的階段已經過去了。接下來教學工作收尾，學期就要結束。在萬物復甦的春日回顧來時，彷彿嚴冬風雪都只是夢中幻影，記不真切。若說全然忘卻往事也不確切，也許只是因為當初忙碌太狠，現在下意識地迴避痛苦記憶吧。無論如何，春天已經到來。我等小民，不必像托爾斯泰的長篇小說《復活》中描寫的貴族那樣通過懺悔獲得靈魂的救贖，但春日裏的蛻變肯定意味着經歷成長之痛，方能獲得新生的機會。



墟里

葉歌

逢周一、三見報